



黑山马贼◎著

真实的盗墓之

八道湾子的彩色棺材、戈壁沙漠的食人虫、裸死的盗墓先人、神秘的陕西女尸……
激情、热血、神秘、诡异……盗墓没有传奇，只有真实。



首届全球华语幻想小说大赛优秀作品
听历经越战的生死兄弟，讲述最真实、最刺激的盗墓经历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黑山马贼◎著

真实的盗墓之

黑魂针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时代出版
APCTIM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鬼钎 / 黑山马贼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(不夜文库)

ISBN 978-7-212-05960-6

I. ①黑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0516 号

黑 鬼 钎

作 者 | 黑山马贼
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
特约监制 | 张国平 曾 丽

选题策划 | 马 旗

责任编辑 | 杨迎会 吴秉炎

责任印制 | 范玉洁

营销推广 | 赵 旭

装帧设计 | 金刚设计 赵芝英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010-89023381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| 15

字 数 | 142 千字

版 次 |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212-05960-6

定 价 |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无悔的青春	001
带血的证书	026
新疆古墓	034
八道湾子	053
彩色棺材	068
食人虫	094
初识沈胖子	107
潘子的老家	112
挖棒槌	125
黑夜惊熊	136
彪子哥	149
契丹古墓	167
扭曲的人生	192
八角村	206
盗 塔	223
沈胖子的生意经	232

无悔的青春

看着网上流传的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等，回想起自己那几年盗墓的生涯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幻、那么可怕，但也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。

自古以来，就有盗墓。“要想富，去盗墓，一夜挖出个万元户。”这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。我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。现在我早已洗手不干了，花了点钱，在小村子里买了一栋靠山面水的房子。自己桑麻把酒，偶尔也和圈里的朋友一起喝酒聊天。

说来可笑，我住的这个小村子后面，就有一座古墓，只是除我之外再没有人知道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你怎么知道？那是因为我就是盗墓的。

盗墓，自古就分为官盗和民盗。官盗，古有三国时期的曹操，他

就在军中设有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两个职位，为军中补给自养，专职盗墓。近有民国时期震惊中外的“东陵盗宝”大案。1928年7月的一个夜里，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，命令工兵团长孙子瑜带领一个连的人马直奔慈禧的定东陵，师长柴云升带领人马奔往胜水峪乾隆皇帝的裕陵。七天七夜之间，以军事演习为借口，工兵用炸药炸开陵墓，将宝藏全部盗走。现在还有官盗吗？当然有。不过都是一些不法之徒打着“考古队”的名义去寻宝。

我是民盗，没有特别大的规格，只是围绕着一一些处于荒山野岭、早已消失的封土老墓转。叫得出名的古墓，我们想都不会想，弄不好照片就贴到通缉令上了。

我1960年出生，前十几年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在社会主义红旗下长大，十七岁当兵去了云南，第三年就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。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，1979年2月17日那天，自己脸上稚嫩的表情。

其实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上去了，挖工事，修建猫耳洞。中越双方也有小摩擦，但一直比较克制，偶尔也有冷枪冷炮。我们天天蜷缩在猫耳洞里面。一开始，压缩饼干还可以吃得下去，后来吃得嗓子都出血，怎么咽都不下去，各种罐头也吃得直反胃。东北兵林潘就是我们以前的一员，去年还来北京找我喝酒呢。我们聚在一块儿调侃的时候，林潘形容那段日子说：拉屎都是没味的。

有人会问，盗墓就盗墓，讲你们当兵干什么啊？我们这几个老兵就是后来那帮人中的核心成员。盗墓的雏形也是从猫耳洞开始的……

我们天天窝在猫耳洞里面，靠喝着岩缝渗出来的水，或者靠雨布蒙在洞口上面收集到的雨水生存，做梦都想吃一顿热饭菜。

林潘，我们都称呼他“潘子”。一日，他从外面回来，手里的包鼓



鼓的、还在动，不知道装着什么。

“胡子。”

我叫胡雨田，因为这些天满脸胡子拉碴的，大伙开始叫我“胡子”了，叫得多了，直到现在圈里的还是叫我“胡子”。小字辈的，会在后面加了一个“爷”字。

“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刚抓的蛇。”

“抓它干吗？”我抱怨道。

“还不嫌洞里不够挤，黑小子的那两只耗子还没有地方养呢。”

那段时间，不开战的时候，大家静静地待在洞里，谁也不说话，傻傻地看着外面的树，黑小子却总是逗那两只耗子。

黑小子没事就说：“等打完仗，放你回家，要不踩上地雷就完蛋了。”

最终，黑小子也没能亲手把耗子放归山林。在一次捕俘中，他被反抗的越南人用淬过毒的匕首划到腹部牺牲了。

战争初期，可恶的“白眼狼”在边境上布置了很多地雷，叫作“气死猫”，据说灵敏度极高，大一点的老鼠踩上都爆炸，但是爆炸威力却不是很大，踩上不会致死，双腿却保不住了。那时，医疗条件不发达，后方医院距离前线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山路泥泞不好走，还要穿过越军的炮火，不及时救的话，腿就废了。

“想不想吃火锅啊？”潘子小声地问大家。大家都愣了一下，看着潘子。潘子打开书包，从里面拿出条蛇。这家伙大概两米多长，看样子足有五六斤重。

潘子笑着说：“这是一锅好肉啊，放过实在可惜。”

班长骂道：“狗日的潘子，谁叫你抓这家伙的，要是咬了怎么办？”

“班长，没事！抓的时候，毒牙都被我给撬掉了，您看看？”潘子说着将蛇头给班长递过去。

班长下意识地向后一退，骂道：“行了，下次注意点！”

大家都知道班长的脾气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潘子“嘿嘿”地笑着，麻利地剥皮。蛇这东西，扒了皮去了内脏都是肉。

黑小子最积极，转身拿出我们班的那个“珍宝”。其实就是用榴弹炮的弹壳底做的一个锅。

潘子性急，用匕首将蛇简单地剁吧剁吧，就扔进锅里加了水用酒精加热。大家眼巴巴地盯着这锅肉，一会儿满洞全是香味，这是那段岁月里我们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

战事平稳时，大家窝在洞里聊天。潘子和陕西的“兔子”是大家的中心。“兔子”大名叫“王建军”，因为碰上一点烟，他就会满眼通红，看起来跟兔子似的，所以我们送了他这个外号。虽然现在眼睛没事了，但是我们喊起来却改不了嘴，直到现在，大家总是习惯叫“兔子”。

他老家是陕西的，总喜欢给我们讲些陕西古墓的事情，谁家一镐头下去，挖出一个古墓，或者铜鼓铜盘之类的，总之是千奇百怪。潘子老家是东北长白山一带的，也有成串的故事，我们常常听得入神。

平时，大家总在聊，等战争结束退役后，就去各地游玩，哪儿都有战友接待。盗墓的想法也许从“大串联”那时就有了，但更多的是好奇，当时谁也没有想过要去。

我问兔子，“陕西古墓那么多，你挖过吗？”兔子看了看我，“没



有，就是捡过。”

“捡过？”大家听兔子这么一说，都看着他。满脸狐疑，只听说过盗墓，没听说过捡墓。

兔子看了一眼大家，像是沉思又像回忆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小时候村子东头挖出过一个古墓，墓里很多没有腐烂的棺材，里面有很多铜钱什么的，很多人上去抢。我小，争不过大人，跟在大人身后，捡到一面铜盘，还有几枚铜钱。”

兔子怕我们不信，比画了一下大小，“最后那个铜钱和铜盘卖给了来我们村子收旧东西的，卖了一百多块呢。”兔子有些得意。几年后，我们在一个古墓里，找到了一面古镜，卖给一个香港老板的时候，一口价两万收了我们的古镜。后来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上，我们又见到了那面镜子，据说成拍价是一百二十万，两万的六十倍啊。

虽然生气，可想想那个时候，别说两万，就是一万，我们也会卖的，因为我们要为牺牲的老班长筹集他母亲的药费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盗墓生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。

兔子那一百块叫“大钱”，乡长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块。一百块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尤其对孩子时代的兔子来说。兔子兴奋地说：“那时候他激动得一个礼拜都没有睡着觉。”

“这个古墓，那要卖多少钱啊？”我问道。

“别提了，村里挖出古墓的事情，县里知道后，派文物局的到村里，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，东西基本都收回来了。据说这是一个西周的大侯墓。”

“大猴？”旁边有人打断。那时候我们都懂得不多，不知道王侯将相的“大侯”和“大猴”的区别。

“因为我小，也没有人注意，就没有人找到我家。东西全叫我藏到家里猪圈了。一年后我才卖的，没有人知道。”大家听着兔子讲小时候的故事，感觉挖墓很挣钱。

猫耳洞常年潮湿，就是新的羊毛毡子，不用一个礼拜也会破碎不堪，再加上没有阳光，很多人都烂裆了，大家也都不穿裤子了，“谁穿裤子谁烂蛋”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大家就到洞口晒太阳，这叫“晒蛋”。脱光了，在洞口躺成一排晒太阳。战争后期，后方送上来一种“裙子”，现在想起来，一群大老爷们儿，天天在猫耳洞里面穿裙子，想起来就想笑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直到那天，接到了上级的命令。越南鬼子在附近村子部署了122毫米的榴弹炮，具体数量不详。炮的位置在一个山坳里面，晨雾弥漫的时候进行训练，下午云开雾散，敌人就把炮拉到树林里面隐蔽起来，无法观察。这就需要抓一个“舌头”，弄清炮的位置。

接到任务，我和黑小子、潘子、班长、大刘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捕俘队。我们携带着微声冲锋枪和匕首。这种冲锋枪，使用时声音很小，只有撞针声音的，适合夜间作战或者在敌区潜行的时候使用。

出发时间选在半夜三点左右，也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。借着月色，我们猫腰走出洞。前方三公里，有越南人的公安屯，驻扎着一个排的兵力。越南人很狡猾，路上全布置上了地雷。我们沿着工兵排过雷的路线，后人踩着前面人的足迹，迂回绕到越南村子的南面，斜后面就是我方的支援。

这次踏入敌方土地作战，谁也不知道结果如何。出发前我们全部宣誓，誓死完成任务，绝不当俘虏。每个人胸前都挂着拉开帽的手榴

弹，一旦被俘，就拉响它，绝不给越南人活捉我们的机会，完整的尸体都不会留给他们。

班长走在最前面，我在黑小子后面，走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越南人很狡猾，深夜的村里没有亮灯，黑蒙蒙的一片。村里没有狗，两方交火后，我方把村里的狗全杀了，怕晚上任务时候狗会叫。越南人同样杀了狗，这倒方便了我们行动。黑暗中，远处的山就像巨大的野兽蹲在那里。越南人和我们一样，每个路口都会有潜伏哨位。越战时期，我们配发了红外望远镜，越南人还没有这个。我们在村口一百多米的草丛中潜伏着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班长用望远镜寻找着什么。

班长指了指前面，“前方十二点方向树下”，边说边把望远镜依次传给我们看。透过望远镜，可以模糊地看到树旁有一个人形的东西，是敌人的暗哨。班长示意我、潘子、黑小子跟着他，大刘原地掩护我们。我们慢慢地向着前方爬去，这几十米的路程，爬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，就连蜗牛也可以超过我们。我们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咬着匕首，微声冲锋枪在手上，基本就是用肘部在前进。

离大树还有五米远的时候，大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那个哨兵，应该是在睡觉，不是在站岗。班长看了看我和黑小子，示意我们三个人上，潘子掩护做接应。黑小子是第一捕俘手，他身高体大，对付“越南猴子”绝对没有问题。班长伸出三个手指，示意默数到“三”就行动。

我心里暗暗地念，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双腿一蹬就冲了出去。什么是动如狡兔，我们一瞬间就到了越南人的面前。黑小子扑了上去，捂住越南人的嘴。我去夺枪，怕他报警。越南人也够顽强的，捂住了嘴，想要报警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，在那里呜呜地号叫着，手里还不断地

乱比画着。

“妈的，手里还有一把匕首呢”，我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抡起枪把子就砸在这家伙的胳膊上面，黑小子也控制住了越南人，越南人已经昏了过去。

“撤！”班长发出手势。我和黑小子拖着越南人往回走，潘子也爬起来接应。这个时候，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，听声音都知道是56半的声音。班长跌倒在地，子弹从背后射进胸膛……

我傻愣在那里，等反应过来想去拉班长，班长早已一动不动了。看着电视剧人打成那样还可以留下什么遗言，真可笑，生命就是那么脆弱，一瞬间就没有了。大刘拉着我快走，潘子也接应着大刘，黑子带着俘虏，而我们的班长就留在那里了。

最后，部队买通了一个越南人，把班长的尸体买了回来。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，黑小子也走了……那个越南人在匕首上面涂满了用来射杀野猪的毒药，挣扎中划破了黑小子一点点的皮肤，但他也没有在意，最后死在连里了。

轮战结束后，班长、黑小子荣立个人一等功，我们班全班集体三等功，班长和黑小子的立功通知书和阵亡通知书是一起寄出的。听班长聊起过，他老家在湖南老区，家里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娘和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。

从前线下来的时候，我、兔子、潘子、大刘几个人关系相当的好，那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生死感情。一个锅里吃了三年饭，在狭小的猫耳洞里面，我们一起挤了半年，那种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可是我们心里的战争结束了吗？在昆明休整的营房里面，我一直问自己。

我常常半夜从梦中惊醒，看到老班长在那个漆黑的夜晚，一个人

躺在那片泥泞的土地上。梦见黑小子那两只大耗子。战争结束后，我把那两只耗子带回国内放了，因为中国的土地没有战火，没有“气死猫”地雷。

半年后，我们退役了，我和大刘、潘子打算到老班长家里去看看，有时间再去黑小子家里看看。我们永远忘记不了他们。

我们从长沙坐了一天的长途车，晚上才到一个小镇子，再往前就不通车了。在一家小店住下的时候，老板娘热情地帮我们联系进山的车子，并问我们是不是当兵的，是不是从越南回来的。

我们有些警觉，老板娘说：“虽然你们穿着便装，但是当过兵的人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打过仗的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看你们风尘仆仆的，一定从远处来，南边那边刚刚没事，我就是一问。”

老板娘的话叫我们踏实了，我们如实说了我们是去看牺牲战友的母亲。我们说出那个地址的时候，老板娘告诉我们，明天就是搭车也只能把我们放到山脚下，再往前就没有进山的大路了。走上去，足有半天的路程。我们不怕走，这点路算什么呢。

天亮了，坐着老板娘联系好的进山拖拉机，书包里面全是给老班长的两个妹妹买的文具和给老娘买的补品。到了山脚下，顺着司机指引的方向，我们进山了。到了老区，才知道老区的贫穷和落后，心里沉痛起来。不知道可以为老班长做点什么，怎么面对躺在床上的老娘……

傍晚的时候，在村北找到了老班长的家。低矮破旧的几间土房，房子里面黑漆漆的，即使白天的阳光也照不进来。老娘躺在床上，县里的人早已来过了，墙上贴着烈士家属奖状，也是这个家唯一新一点的物件……

面对穿着破旧的两个女孩，我的眼角发酸，强忍着没有流下泪。老班长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支柱，不知道他走后，这个家庭怎么办。

家徒四壁，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。我们心里酸酸的。老娘看我们来看她，也很高兴。大刘去张罗做饭。两个妹妹不好意思地看着大刘，“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每天蒸点山药蛋子充饥。”儿子的战友千里迢迢来看她，家里却拿不出一像样的饭菜招待，老人显得很窘迫。潘子为了打破尴尬说：“大娘，我们什么都吃，在前线的时候，耗子都吃过。”

我瞪了一眼潘子，潘子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，勾起了大娘的伤心事。他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拿着山药蛋子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。我和大刘接过山药蛋子和班长的一个妹妹去旁边的柴房烧水。烧火的时候，我问她有什么想法。“要是能有两个小猪娃子就好了，再养一年到过节的时候卖了，就够家里用了。”

“大刘，明天你还要出去一趟，去镇子一趟。买些柴米油盐什么的。对了，一定买两个小猪崽。”

“买猪崽子啊？”大刘问。

“咱们总不能在这里照顾一辈子，有了小猪，大妹二妹她们放学后打些猪草。养到过年，卖肉就够家里用了。”那时候我就知道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大刘敬佩地看着我，稍后才想起什么似的，说道：“那你们在家做什么啊？”

“我们明天修房子，顺便把那个快要塌了的猪圈给整理了。要不鸭子都圈不住的。”大刘这才作罢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和潘子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潘子也很同意。那顿饭吃得很难受，不是食物难以下咽，而是面对这个家庭，我们觉得自己

应该做些什么。

大刘一早就出发返回镇子采购东西。我和潘子在房前屋后转悠，清清房子的泄水沟，修理房顶坏了的地方。最难的就是猪圈了，农村养的猪没事的时候喜欢乱拱，土墙用不了多久就给拱塌了。

“修猪圈用的砖石去哪里找？”我问。

“潘子哥，胡哥。我知道哪里有砖头，就是不敢去。”大妹对我们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那里原先是一个古墓，东西全没有了，地上留下了很多砖头，修猪圈一定可以的。村里人说那里邪门，没有人敢去。”

“哦，这不算什么，我们都是从越南鬼子尸体上面爬出来的，这不算什么的。”有现成的砖头不用，那是傻蛋。我们几个当兵的怕什么啊，再狠，有越南鬼子狠？挖的陷阱里面都埋上竹签子，最可恶的是上面抹了毒药，扎上去烂腿……

大刘下午才从镇子回来。山里人就是聪明，用藤条编成了一个筐，把小猪崽放在里面，再编了一个盖子，然后用绳子一勒就可以背回来，盖子上面还顶着一大堆东西。大刘放下藤筐，把吃的拿进屋子，把米面放进柴房。我和潘子去看小猪崽。

“这什么猪啊？就是一个大山鼠，在越南鬼子那儿抓的也不比它小啊。”我问大刘。

大刘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在镇上看了好几家卖小猪崽的呢，就这两个顺眼，其他的真跟耗子似的。”大妹过来说：“我们这边的小猪崽就这样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里的猪全是土猪，换句话说，身上还有野猪的血统呢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和大娘说了，打算叫大妹给我们带路，我们三人准备搬些砖头回来修整猪圈。

“你们别去那里，那里太邪门，死过人。没有人敢去那里的。”大娘对我们几个人说。

“怎么了啊？”我问大娘。

“前几年，村子里面一个打兔子的老汉就发现死在那里了。”大娘说。

“会不会是猎枪走火了呢？”潘子问。

“要是那样还简单呢。关键是，枪完好无损，膛里面还压着火呢，人是活活吓死的，死的时候还睁着眼呢。”

我们都来了精神，就问起这件事情，大娘就给我们讲了起来。

“村子里面有一个靠打猎为生的老汉，扛枪打了一辈子野物，什么都猎到过。这次却上山三天都没有回来。平时基本就是第二天早上就赶回来。就算打到大物，自己背不回来，一般也是把皮剥了，把肉挂在树上，不叫其他动物吃了，自己先把值钱的东西背回来，回到村子里面找人去抬。可是这次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家里人慌了，赶紧进山去寻找。最后就在古墓那边找到了他。枪支完好，里面还压着子弹呢，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，不知道死前看到了什么，竟然活活吓死了……”

我们几人听完，感觉到什么，但不怎么害怕。接受了党的这么多年教育，早就是无神论者了。毛主席说过，扫灭一切牛鬼蛇神，越南鬼子都不怕，还怕一个烂坟头子吗？

睡觉前，我问潘子他们：“到底去不去？”潘子说：“当然去啊，咱们是白天去，我就不信还有什么？咱们三人还拼不过那东西吗？”大

刘也不说话，看着我，等待我的决定。在猫耳洞的时候，这几个家伙就听我的。我虽然很少说话，但是做事情总是很沉稳。我们几人潘子胆子最大，大家开玩笑说，把这家伙的胆晒干了、摊平了，也有一箩筐那么大。可想他的胆子多大。

我看了看大家，“去，大白天，咱们怕什么？”

早上，我们草草吃过早饭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准备去那里捡砖头。潘子问我：“要是遇到什么东西，咱们怎么办啊？”

“把这个带着，”我指了指墙角的柴刀。

“大白天能有什么？你要不去，留下看家，我和胡子去。”大刘一旁看着潘子。

潘子也不好说什么，大家都在想，大不了没死在越南鬼子手里，死在家门口。大妹带路，我和潘子、大刘奔往古墓。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藤条筐，用来背砖头。算了算，要是顺利的话，两趟就差不多够用了。

山路不好走，一人多宽的小路是进山砍柴打猎的人踩出来的。不时从草丛里面惊出一只兔子。

“这边野物够多啊。”潘子说。

“秋天还有野猪经常下山吃苞米呢，还有麝子，我还看到过呢。”大妹回答。

“赶明儿叫你胡哥给咱套几个兔子，在越南的时候，他经常套耗子吃。”潘子又不正经了。在越南的时候的确是套过山老鼠，那是闲得无聊，用步话机里面的细铜丝，做成活套。放在老鼠的洞口，经常可以套到山鼠。那边的老鼠是吃竹子长大的，味道那叫一个鲜美，一说这个我都馋了。